

龍應台

當官

一位記者的三年採訪實錄

蔡惠萍◎著

文化叢刊

龍應台當官

——一位記者的三年採訪實錄

◎ 蔡惠萍 著



左上方這張是三年前台北市文化局長龍應台掛在辦公室內的圖片，圖裡的人只剩下半身，上半身則深陷牆中，她形容這就是「龍應台當官」。

文化叢刊

龍應台當官——一位記者的三年採訪實錄

2002年11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200元

2002年12月初版第三刷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蔡惠萍
發行人 劉國瑞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台北發行所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電話：(02)26418661

台北忠孝門市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2F

電話：(02)27683708

台北新生門市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23620308

台中門市地址：台中市健行路321號

台中分公司電話：(04)22312023

高雄辦事處地址：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

電話：(07)241280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6418662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責任編輯 邱清敏

校對 陳奕文

封面設計 在地研究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57-08-2521-9(平裝)

聯經網址 <http://www.udngroup.com.tw/linkingp>

信箱 e-mail: linkingp@ms9.hinet.net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龍應台當官——一位記者的三年採訪實錄 /

蔡惠萍著，--初版，--臺北市：聯經，2002年

288面；14.8×21公分，--(文化叢刊)

ISBN 957-08-2521-9(平裝)

[2002年12月初版第三刷]

I. 論叢與雜著

078

91019219

自序

文人本色——「龍應台當官」！

這曾是三年前台北政壇轟動一時、文壇奔相走告的大事，因為大家很難忘卻一九八〇年代「野火」時代的「憤怒少年」龍應台，即使在離台旅歐定居，開始寫《人在歐洲》、《看世紀末向你走來》、《乾杯吧！托瑪斯曼》觀照面逐漸擴及至歐洲社會的「知識青年」龍應台，強烈的批判因子從未在她的血液中消失，只是漸漸地從表面的反抗到深沉的反思。

只是，這一回她跌破眾人眼鏡，在離開台灣十三年後，以另一重身分回到台灣，喜歡挑戰世俗眼光的龍應台可說是出了一張最不按牌理的牌，成就一齣她會自嘲的「荒謬劇」，果然戲劇效果十足。

龍應台當官三年來，的確為沉悶與制式的官場帶來不少話題與「生氣」，做為全台首

位文化局長，龍應台的開創性格也沒讓人「失望」，一言一行間輕易地贏得媒體注意，不可避免地也掀起層層波瀾與重重爭議，不論是作家還是官員，龍應台永遠帶著兩極評價與毀譽參半。這點，她倒是「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於是不免讓人納悶，龍應台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有人說她「驕傲」、「理想化」，但也有人感受到她的「創造力」、「柔軟」、「有骨氣」的另一面，其實這都是龍應台。更精準的說法是，正因這些強烈的文人性格造就了今天褒貶不一的龍應台。

正因爲色度鮮明的文人本色，讓龍應台的思維模式、行事作風總是那樣引人注目。若說「個性決定命運」，回溯龍應台這三年來的爲官歷程，的確徹底地體現、應驗這句話。

龍應台當官三年究竟在歷史光譜占據了什麼樣的位置，或許就如這句老生常談卻不失中肯的話：「文化是百年大計」，站在目前歷史的軌道上立判高下、是非，其實不盡公允與客觀，就把那把尺留給史家與後世，筆者無意亦無權執握春秋之筆。

這書只是試圖從龍應台的性格出發，來解析、還原牽動所有故事、衝突事件背後那條細長、看不見卻又劇烈拉扯的「文人性格」，至於「歌功頌德」或「揭人瘡疤」都是下筆之際腦中一再亮起的警示燈號。透過這本書，或許你可以認識的不只是「文化局長龍應台」，還有「作家龍應台」，及「龍應台」。

自序：文人本色——「龍應台當官」！

1

第一章

人·文人·龍應台

3

史前時代

2
3

議會風雲

3
5

誤觸地雷

5
1

第二章

綠色運動

7
3

老樹開新花

8
5

文化洪荒元年

1
0
1

失聲金絲雀

1
1
1

第三章

沙漠玫瑰

1
2
5

現代杜子春

1
4
3

目次

原罪

1 5 5

大陸「龍」捲風

1 6 7

第四章

永遠的邊緣人

1 7 9

未竟之業

1 9 1

是岔路還是終途？——專訪龍應台

2 0 3

附錄

當本上文化放出光芒

——寫在台北市文化局成立前夕

龍應台 2 1 7

錢穆故居開放

——歷史的諷刺，難以迴避！

龍應台 2 2 1

寫在千禧年倒數之前

——廿一世紀的城市

袁世珮（整理）

2 2 5

第一章

人·文人·龍應台

魯迅必須從神壇上拉下來。

——龍應台

龍應台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過去在作家的身分及光環的籠罩下，龍應台保留了相當大一部分的「私領域」，作家可以完全地隱藏自我，「躲在洞穴裡」僅以一隻筆面對世界，所以不喜曝光的龍應台在多年前《野火集》一書狂銷熱賣百萬冊後，很多人連她是男是女都搞不清楚，甚至國家圖書館華文作家的資料裡，還將「龍應台」認定為她的筆名，本名才是她的筆名「胡美麗」。

龍應台的低調還包括婚姻生活與另一半，即使在她少數描述親情的《孩子，你慢慢來》一書中，她還刻意挑選一張德籍丈夫推著娃娃車背對鏡頭的畫面。她的用意很簡單，身為作家，她已無可避免地曝露內心世界，至於家人及自己都極少曝光，只透過文字發聲，無非希望保留多一點的隱私。

不過，這一切在她出任公職、不得不大量曝光後劇烈改觀，讓她相當不能適應的是，漸漸地走到那裡都有人認得她，對於她神秘、外界向來揣測太多的婚姻再度引起高度好奇，而她強大的「自我」也被迫遭到「攻城掠地」。

在大陸，很多人讀了龍應台的作品第一個就會聯想到魯迅，兩者間的寫作風格、犀利眼眸有著若隱若現重疊的身影，有趣的是，卸下作家光環、走下雲端的龍應台，就像她認為必須從神壇上被拉下來的魯迅一般，龍應台也有凡人的一面，過去高高在上的作家及指點江山的知識份子身分中不被察覺或是凸顯的性格，如今都一一具現。

「人」味很重的人

「我是個很混亂的人，對朋友極好極溫柔；但在公領域裡頭，尤其在寫作、面對社會時，我就整個人變成一個大腦。這兩者對我而言，完全沒有矛盾。我白認為我是一個感情相當充沛的人，但又同時是理性絕對發達的人。」這是龍應台的自剖，這樣一個「混亂」的人在他人眼中映現出的是何種「面貌」，而這特質又如何牽動她在行使、分配權力時所做下的決策？

「龍應台是一個『人』味很重的人。」樂山文教基金會執行長丘如華用一句很有想像空間的話來形容龍應台。什麼是「人味」很重？比如她是一個對人性抱持高度樂觀與理想性的人，因此常常莫名其妙摔一大跤，往往跌得鼻青臉腫才明白「一種米養百樣人」顛撲不破的道理。再加上她從來沒有在政府組織中「打滾」的經驗。這種個性往好處走，她可以帶來新思維、打破陋規，另一方面，也難免有理想過高的時候。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她剛上任時，發現台北四周都築起高聳又醜陋的水泥堤防，切斷人與河流的關係，讓她相當不以爲然。因此她就疾呼要恢復「山水台北」，希望讓人容易親近台北的好山好水，進而消滅台北市違反自然的都市景觀。

只是天真如她卻沒料到，台北堤防的出現有它地理與歷史的「必要之惡」，浪漫的、玫瑰色的想法只能留在心中，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才是真正要被擺在前頭的現實考量。再者，她用西方的作法對比台灣，希望也能達到人與環境融爲一體的親密互動，卻忘了兩者間立足點的大不同。

經過實際的運作後，她自己也發現當中的窒礙難行，要用三年來扭轉過去二百年所造成的現狀是近乎天方夜譚。諸此種種，讓她漸漸認清現實與理想間不可跨越的鴻溝。

從《野火集》以來，龍應台對社會現象乃至現在的公務體系，她向來抱持「根本性懷疑」及「不接受成規」的態度，包括凡是牽涉到法令、制度面的更是明顯。當部屬告訴她，「按照規定好像是不可以……」她就會要求對方一定要把白紙黑字的條文拿給她看，而她也接受公文上承辦人員簽上「擬存查」的字眼，她會退回，要部屬去研究，不輕易妥協是她性格中相當強烈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長久以來以來寫作、評論所培養出的「一雙冷眼」，也讓龍應台能夠在繁複且糾纏的事件中很快地就找到問題所在，不過，能夠看出問題不見得就能解決問題，在

很多的時候，明白癥結所在卻無力改變的龍應台只能感慨自己的工具太少、時間太短。

正因為不輕易妥協的個性，讓她在面對許多事件時容易給人強悍、獨斷的觀感。「她對自己執持的標準充滿自信，甚至會放不下身段去分析造成她不喜歡的現象的因果循環，對看不慣的事也缺乏耐心去辯談；她依然習慣因情緒文字簡化她討厭的東西，卻吝於多付出一點同情」這是《新新聞》總編輯楊照從文字觀察她的性格，在從事行政工作時同樣的人格特質亦是「如影隨形」。

這般的執傲，不論是對內或對外，在講求圓熟、人和方能政通的官場上，龍應台的確因此吃了虧、跌過跤，樹立不少顯性或隱性的敵人，也讓她的評價更趨向兩極化。

不過，在大多時候果斷、無論當作家或母親時都相當獨立的龍應台，其實是一個很依賴「人」的人。比如，每當她有任何外出行程，一定會問一句：「今天誰陪我去？」不是因為她愛擺陣仗，而是她對於陌生的環境有著超乎外人想像的不安全感，不像過去只是單純的作家，無論是接觸的人或事，多數都在可意料或選擇的安全範圍內，在她身分轉換之後，那怕只是幫忙拿資料、電話，她都要有熟悉的人在身邊。

雖然龍應台習慣使用電腦等高科技產品來寫作、通信等，但在生活上卻還處在「初級班」的階段。一方面，因她的工作占去太多的時間與精力，另一方面她會極度依賴她所信任的人，例如文化局局長室有個秘書，在工作上不只幫她安排行程、約會，甚至在生活上

這位年紀比她還小的秘書還會幫她添購日常用品、貼身衣物等，龍應台依賴她的程度與情感連自己都說「不像秘書更像是我的媽」。

剪髮記

由於龍應台離開台灣的時間甚長，因此剛回來還會發生「喫米不知米價」的狀況。

回台之後就忙得昏天暗地，某個星期日她下午「只有」一個會議，而且就在住家附近。近午時，她悠閒地出門散步，邊逛邊往開會地點走去。走著走著，她發現一家設計感還不錯的美髮沙龍，下意識擺擺自己好幾個月沒空整理的頭髮，決定進門打理打理門面。

一坐下來，髮廊小姐就認出了她，還興奮地說自己是她的讀者，當時龍應台還相當欣慰，心想，連美髮小姐都看她的書「這個社會還是蠻有希望的」。於是在相談甚歡的情況下，龍應台也從善如流地接受設計師的建議，幫她燙一個「據說」很符合她氣質的「黛安娜王妃頭」。

在兩個多小時的又剪又燙後，龍應台頂著還算滿意的王妃頭準備離開，匆匆一瞥帳單上的數字「嗯，七百七十元，還算合理」，於是她掏出了一千元等著找零，沒想到，半天沒有動作的對方卻「提醒」她：「局長，總共是七千七百元」，龍應台像是被狠狠地從頭頂澆下了一大盆冷水豁然「醒」了過來。



初回台灣的龍應台曾剪了「黛安娜王妃頭」。

她睜大眼睛仔細一看帳單，她居然少算了一個零，這時她腦中的計算機開始「答答答」地換算新台幣七千七百元是馬克多少錢，這一算，不得了，「哇，我的天，這麼貴啊！」那時她還納悶著，是不是自己離鄉背景太久，對於台灣物價沒有概念，太大驚小怪了？

一抬眼，瞅著正衝著她笑得一臉甜美，手持帳單等待的「讀者」，一問之下還不接受刷卡，她趕緊把口袋裡的所有的錢都掏出來。彷彿冥冥之中已注定，不多不少，剛好身上有的數目就是這麼多，於是當她「千金散盡」之後，就在沙龍裡員工一字排開「歡迎再來」的殷殷目送下「逃」了出來。

「重見天日」後，看看離開會的時間也差不多，於是她便頂著新髮型和滿腹問號走向目的地。開完會後，身無分文的她還把副局長黃才郎拉到角落，赧然地開口向他借兩百元坐計程車回家，黃才郎一問之下才知道她方才發生的事情，「哎呀，妳被騙了啦，台灣的物價雖然高，可是也沒那麼離譜」。第二天去上班時，龍應台把這樁「奇遇記」當成笑話講，最後得到的結論是，她剪的不是什麼「王妃頭」，而是她根本是當了「冤大頭」。

龍應台
當大頭

「龍應台剪髮記」傳開後，除了有人特地到文化局還欣賞她的「王妃頭」外，到了外面，還有熱心的民衆告訴她「局長，我知道那裡剪頭髮又便宜又好看，下次我帶妳去！」也有市府局處首長向她半認真半打趣地說，那家店漏開發票，要找稅捐處的人去查帳，也算替她「報仇」。沒想到，這麼一問才發現，她不僅忘了（或是根本沒注意）那家店的店名，連在那條路、位置都忘得一乾二淨，成了徹頭徹尾的「無頭公案」。

在生活上，已屆五十知天命之年的龍應台就像一個十五歲半大不小的孩子，刚开始，她還經常發生早上出門忘了帶鑰匙，半夜被鎖在門外的窘事，有次還打電話向住同一棟大樓的消防局長張博卿求援。後來，她乾脆就把另一份備用鑰匙放在樓下一位「陳太太」身上，每每只要晚上十一、二點，陳太太家的門鈴響起，陳太太的反射動作就是拿起龍應台家的鑰匙幫她開門。

還有一回，夜半時分龍應台在家寫了一封「家書」傳真回德，傳真後不到五分鐘，就立刻接到馬英九的電話「哎，妳剛剛是不是有傳真東西？」「對啊，你怎麼知道？」「因為妳傳到我家來了！」龍應台大叫一聲，覺得自己真得糗極了，怎麼會搞出這種的烏龍，而且市內與國際號碼差距那麼大怎麼會搞混？更糟的是，龍應台與丈夫間都是用英文溝通，等於馬英九也能「一目瞭解」。

原來，習慣以傳真方式對外聯繫、溝通的龍應台，在她腦袋的「分類」中，市長跟丈

夫都是屬於「晚上傳真」類，因為，下了班後，她經常有業務需要或意見得向馬英九報告或討論；同樣的，她也以此方式把想到一些事項寫下來傳真回德。沒想到，她的「習慣動作」卻弄出大紕漏，幸好家書內容只是提醒丈夫一些關於孩子的事情等尋常瑣事，否則龍應台大概會挖個地洞鑽下去。

這些都還不算什麼，當了局長之後的龍應台還不只一次發生過，臨出國時匆忙抵達機場準備 check in 時才發現護照、機票全擺在家裡的烏龍事。不甚高明的生活能力，也讓龍應台對於人的依賴便愈發深厚。

除了是個「迷糊大王」外，龍應台也是一個「孩子氣」極重的人，喜歡熱鬧、充滿好奇，無論到什麼場合她總要呼朋引伴。矛盾的是，一方面她害怕孤單，另一方面又極度保護私領域，固若金湯般地隔絕外界的滲入。

她對很多事情都抱著新奇眼光，例如有次她到金門旅行，經過一探廢棄老房子，渾身上下流竄著冒險細胞的她不但一頭鑽進門「探險」，還在滿地「垃圾」中挖寶，拾到了好幾張黑白放大、泛黃破損的家族照片讓她如獲至寶，直嚷著要帶回去好好收藏。

「會跑的起士蛋糕」

來台一年後，那時，文化局剛過完成立一周年的生日，沒有時間逛街、渴望好好放鬆